

大家眼中的坏孩子 背后没被看到的事

我在这件事情中，深刻反省自己的偏见与不周全：我们习惯用自己的经验去解释对方的行为，总想赶紧解决当下的问题，却没有细心去追究问题的源头。

每当那些加害者来到我面前，我总是不懂：「为什么他下得了这样的毒手？」「『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』不是从小就有的常识？」「过自己的日子就好，为什么非得要弄别人？为什么就是要跟别人过不去？硬要惹是生非呢？」

这些基本的人性问題有时真让人不知从何教起？为什么总有人喜欢霸凌别人？喜欢这种不断进出学务处、辅导室的生活，而毫不厌倦呢？

小华到处欺负同学已经不是新鲜事，他毫不反省，也丝毫不怕任何惩处和责骂；当然也不在乎别人是否喜欢他，如何评价他。

没有朋友，老师反感，教官头痛，辅导无效，校方也拿他没办法，生活既没目标又没方向，唯一乐趣就是以捉弄同学为乐，面对这样一个学生，最终只能反过来劝其他学生能避则避，能防就防。

小华的爸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，他虽然判给了爸爸，但爸爸几乎很少回家，对妈妈的回忆也很薄弱。小华跟着爷爷、奶奶、大伯一家过生活，大伯有三个孩子，年纪跟他相仿，虽然大伯待他如亲儿子，但他始终有寄人篱下的感觉。

那天放学，有其他老师在学校附近的公园看到小华，他跟另一群穿着便服的孩子在一起。

第二天，那位老师立刻跑来跟我说：「我昨天看到小华跟一群校外孩子

混在一起，基於关心跟好奇，我就假装等人，边滑手机边观察，怕他们要惹什么事。」

「谢谢你关心小华，跟他在一起的那群孩子看起来是什么感觉？」我担心问道。

「那群孩子看起来都没有上学，气质和一般学生差距很大，他们大声嬉闹、抽烟，也骂脏话，但你们班小华在里面看来很像小罗喽，跟平常在学校『天不怕，地不怕』的样子差很大，他乖乖站在旁边都不敢笑，也不太说话。我其实不敢看太久，但我觉得你可能要留意一下小华的交友状况。」

「好，谢谢你。我会注意的。」

我急忙找小华来，问他这件事，也询问他的交友情况，以及「是不是有加入帮派？有没有什么需要老师帮忙的地方？」还跟他说：「如果没办法拒绝这群朋友，可以拿老师当挡箭牌。」

小华听了只觉得好笑，他始终摆出一种「你很罗唆又大惊小怪、没见过世面」的表情，只差「关你屁事」没说出口。

不久后的某一天，小华迟迟没到学校，正当我着急等待之际，校方却接获通知：小华在外因为涉嫌聚众滋事，被警察抓到派出所，现在正在等家长陪同做笔录、领回。

我收到消息后，赶紧和教官一起前往警局。

到了警局，我看到一群孩子正在嬉闹，小华却很安静坐在一角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如此心神不宁的样子，忍不住也跟着担心起来。

过了不久，小华的爸爸、爷爷和大伯都匆匆赶来了。正当我想要上前打招呼，想等会儿好好跟他们谈谈小华的情况时，小华的爸爸就直接冲到小华面前，给了他重重的一巴掌。

小华一脸震惊，还来不及反应，爸爸接着又是一阵拳打脚踢，一边叫骂着：「干，没出息的孩子，生你这个孩子做什么？你就是只会找麻烦，没用的孩子，只会丢我的脸！干，干你娘！都是你那个婊子妈才会生出你这种儿子……」

爸爸不断咒骂小华，爷爷和大伯虽然在一旁劝解着，也抵不过爸爸的怒气，那些咒骂和搥打一次比一次重，每一句话、每一拳都像是往死里打，毫不留情，也毫无感情。小华咬着牙、恶狠狠瞪着爸爸，却没有任何反击，他任凭爸爸疯狂地发泄，直到他再也挺不住，痛到倒在地上为止。

原本在一旁嬉闹的其他孩子都惊讶得不敢说话，警察连忙上来一起拉住爸爸，才终结了这场暴力。

目睹这一切的我又惊吓又不舍地偷偷哭了出来，此时，爷爷已累得瘫坐一旁，剩下大伯和教官赶忙去照看小华的伤势。

爸爸在警察的制止下虽然停止了挥拳，但嘴里依然不断咒骂着：「婊子生的儿子就是败类，不知谁的种，成天只会找麻烦，你们就把他关起来。他这种孩子就是要关才会乖，不然也是变成社会败类，成天只会花钱，找我麻烦！」

干，衰死了！生你这种『了尾啊仔』，干，干你娘……」

警局里都是爸爸的咒骂声，小华瑟缩在大伯身旁看着爸爸，那种眼神是我第一次看到，充满了无尽的屈辱、自卑与矛盾。

就在爸爸的咒骂声终于越来越小的时候，小华却突然站起来，对着爸爸大吼道：「干，你够了没？是谁找他来的？为什么要找他来？」

「他是你爸爸，发生这种事，警察当然要通报他来。」大伯连忙缓颊。

「你是我爸？你这种人也配当爸爸吗？你有多久没看到我了？你每次见到我只会骂我『为什么那么坏？』你恨妈妈也恨我，永远只会说我是『婊子生」

的』，说我给你带来麻烦，说我让你丢脸，还会说什么?你是不是很讨厌我?你如果讨厌我，为什么当初跟妈妈离婚时，还坚持要我跟着你?你跟妈妈如果都不要我，为什么不直接把我丢去孤儿院?为什么要把我生在这个世界上，然后又讨厌我、不理我，还只会拿我当出气筒?你以为我很快乐吗?你以为我喜欢做这些事吗?你问我『为什么那么坏』的时候，为什么不问我『怎么变坏的』?我明明以前很乖的，我变坏，都是你们造成的!」

小华声嘶力竭地哭吼着，这是我认识他以来，看过他最在乎的在乎;我看着他恶狠狠瞪着爸爸，到极尽绝望的悲泣，我想着他才十六岁，可他已经觉得自己根本不该来到这世界，在他满不在乎的外表下其实活得很孤独，他其实已经不被爱很久很久了。

虽然他有得到我的爱，得到大伯、爷爷、奶奶的爱，可是爸爸、妈妈的爱缺席了，甚至在爸爸嘴里他是如此不堪的存在，更不知道消失的妈妈是如何看待他的。

这些无奈与痛楚，要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如何承受?

那一刻，我深刻理解到：霸凌者也可能是被霸凌者，他们不是没有同理心，他们不是不懂得过安稳平静的日子，他们只是连平静的能力都失去，只是痛苦得不知如何是好而已。

在每一个可恶背后，都有一个可悲的过去。当你停在表象，批评那些可恶的时候，就有可能也成为霸凌的加害者，继续给霸凌者贴标签，否定他的存在。

或许，身为老师的责任，就是努力挖掘出那个伤口，帮他止血，给他敷药，带他新生。

我也在这件事情中，深刻反省自己的偏见与不周全：我们习惯用自己的经验去解释对方的行为，总想赶紧解决当下的问题，却没有细心去追究问题的源头;当我们急着骂对方「怎么那么坏?」的同时，也要去细想对方「怎么变坏的」?

「他不是故意那么坏的，只是因为没有得到爱与自尊而慢慢变坏;虽然我们无法代替他的爸妈，但我们给他的温暖至少可以让他止血，可以让他不再坏下去。」后来我对认识小华的师长说明他的情况并这么说。

但愿我们都有这样的智慧，体察人心的黑暗面，并把爱和自尊还给每个孩子。

本文链接：<https://sanrenwenku.com/qinzi/161841330247194.shtml>